

“我一直在想,你应该和你作为忧郁的中国人一起回到中国去。
不过你不会的,因为你已经爱上她。不,你爱上的是一个梦。”

狭路相逢

——神秘国度罗马尼亚的灰色记忆

作者:张增力 旅罗华裔 南开大学光学专业毕业
曾多次发表过文学,摄影,绘画作品。

引子

再次回到家乡天津的第一个傍晚,应邀去“渔夫码头”吃一个大餐。

在我住所小区里开走家里的车时,长期在国内生活的儿子接到了保安的电话:一陌生人开走了你的车,这个人在小区内转了好几圈,才找到车子,正在启动。儿子答:那个陌生人是我的父亲。

我已是这个国家的陌生人,那个国家的外国人。

车子在开出了1公里时抛锚。心急如焚的我赶快招手,停下一出租,我钻了进去,报完“渔夫码头”时用力咽了一下口水,车迅速启动。

“你是张增力?”秃头胖脸司机突然问。

我回过回头定睛打量。奥不全秃,车窗外刮进的风,使他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在打架。

减去岁月留下的痕迹,我喊出:

“你是小地主?”

“小地主“是我小学的同学,三十多年后还能一眼认出我,叫我兴奋不已。

“你在哪工作?”地主问。

“罗马尼亚”。

“在非洲?”

“不,在欧洲”我对地主说。

“首都哪里?”

“是布加勒斯特。”我叫自己孩子般报出我熟悉的名字。

“小地主”对天津的地理了如指掌,对世界地理叫我不敢恭维。

“欧洲都很富。”“我看过《地下游击队》。”小地主尽量逆补自己的无知。

“我们那不富,《地下游击队》是阿尔巴尼亚。”我不怎么领情。

“地主现在可是褒义了,该为此骄傲了吧?”我尝试者换了个话题。

“叫了一辈子地主,房都拆了,地从来就没有过。”这个话题更悲凉。

和“小地主”分手后,很激动也很失望,我们的同胞对我们曾经“生死与共”的第二故乡知之甚少,国门打开已久,罗马尼亚给家人的感觉依然很陌生,很神秘。

感慨之余,深觉得有义务把我所知的罗马尼亚介绍给国人。随孤陋寡闻,却一片诚心,为“小地主”,也为大家。

十多年前那是个春夏之交的黄昏,命运的飞机将我运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布加勒斯特,即便是持着免签的公务护照和盖着大章的邀请,海关依然是接待一个不请自到的不速客,在罗嗦了一些问与不问无关紧要的“问题”后,极不情愿地盖了一个不痛快的人境章。后来才知小费会使他们“问题”消失,苦脸转笑。

离开机场坐在灰色达起亚车里,罗方司机换挡铿锵有力,每到十字路口便呵斥走围上来的乞丐。逃跑似的在灰色的建筑和市民灰色的着装中串流而过。

坐在身旁的使馆“罗语通”告送我,刚刚经历了痛苦的“十二月革命”后,国家和人民在迷茫徘徊中蹒跚前行。

城市的第一印象懒散而堕落。在人们茫然不安又充满渴望的眼神中,冥冥觉得自己从此登上了一艘被劫持的大船,余下的路会充满未知和荆棘。

十多年很快在风雨同舟中过去。

时光如梭,今天当我回顾这转瞬即逝的岁月,从厌恶到接受,从疑惑到理解,在碰撞和遭遇中渐渐感到我已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作为一个“患者”,在与这个犹如欧洲贵族和吉普赛人混血的民众共同“闲逛”到今天,品味这里的七彩人生,时时感到那印象中的灰色是正确的。

不错,本来灰色就是最丰富的色彩,当所有颜色都叠加在一起时,恰好形成中性灰色。而今这一灰色的密度渐渐沉淀久了,逼得我不得不将这些色彩一一和盘托出,不管是平淡还是离奇,凌乱还是错落,都是对这个城市情感的真实吐露。

待在人家时间久了,所以说起人家的事如数家珍。

一 拉杜之死

拉杜死的时候依然梳着辮子,戴着他喜欢的那顶牛仔帽,能喘气时肥大的肚子现在在腰间堆成了梯田。开始看到他死时怎么也悲痛不起来,因为他太爱开玩笑,见到他有一种见到笑星本能的反应,虽然他现在他已双目紧闭,却如同黑色幽默剧般被配角抬出。

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摧残

和数年美国生活的蹂躏后,拉杜重回自由罗马尼亚时已是人过半百,幸运的是他的祖辈给他这个唯一的继承人留下一座豪宅和一笔可换成数目不菲现钞的遗产,这使一辈子事无所成的他最后能梦想成真。

他决定给自己打造成百分之二百有文化的老板,并抓住一切可能使用英语的机会,以处处彰显文化深度。其实居住在布加勒斯特北部的人们通常以会法语为傲,可他一点都不会。

90年代是布加勒斯特人崇拜美国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很多人提起美国几近泪流。98年克林顿在大学广场演讲时,更有民众打出“我爱你,美国!”“别忘了我们!亲爱的比尔”等酸的让人站不住的标语。不过很多市民从美国垂头丧气赤手空拳回来时,着实领教了老美的无情,拉杜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是由于工作的关系和他成为熟人的。

他所做的工作是利用和市府的关系作街头大型广告的许可证,为了达到一鸣惊人,进而实现人民“嫉妒羡慕恨”的目的,他一开始就在早年叫“社会主义胜利大道”的中间租用了一大间办公场地。和那时的很多人一样都急于想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社会主义胜利大道”是齐奥塞斯库时期打造的城市中轴线,轴线的顶点是齐奥塞斯库喜欢的年轻女设计师主导的“共和国宫”。其建筑面积和丑陋度均排世界第二。宽大的检阅台是齐奥塞斯库准备向庶民展示威风的地方,可他死时没有完工。第一次派上用场的是迈克尔·杰克逊。却错误地把他脚踏的城市当成布达佩斯。那一声“你好,布达佩斯!”使一直忠心于“伦敦-华盛顿路线”的民众伤透了心。

拉杜的办公室也有个椭圆形的阳台,坐落在8楼,和那个检阅台遥遥相望,满足了他俯视人们的心理追求。九十年代也正是布加勒斯特人到处寻觅自身骄傲点的时期,革命后的休克疗法,几乎毁掉了所有人的信心。

拉杜唯一的雇员也是他全天候的秘书,38岁风韵不减的西蒙娜。独身当然是拉杜找她的首选因素。

一切从天而降的幸福让拉杜犹如迎来人生的第二春,永远满

面春风,玩笑不断地蹉跎日子,每次谈论工作也尽找“贵族”们喜欢的奢华酒吧,在闲扯半天后挤出一点时间说正事,尽显拉丁人热爱生活蔑视工作的本性。

说是从天而降,首推他那大宅。那一阵子罗马尼亚为尽快加入欧盟,加速了退还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抢占的财产。不过很多主人或文件丢失,或年过花甲,或流浪国外。

闻风起舞的是很多房地产代理,他们为民“当家作主”。倾力寻找主人,凑齐文件,巧施手脚。当然也明码实价说出解决后的利益。在离我住所不远就有一整座四层老楼归还给了一个87岁的无后老人,拄着拐杖的他望着不动产老泪纵横。拉杜也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得手的。

但事情并不是总随人愿,不幸始于一次检查中发现的肝部肿瘤。他的全天候秘书在第一时间哭出了声。特别是在生命进入倒计时时,她爱上了他,便一直则无旁待呵护左右。

拉杜倒不是特别的悲观,先是戒掉抽了一生的烟,而后常常到教堂整把整把地烧掉蜡烛,最好的医生当然都已打扰过,局势看似得到控制。每日依旧开着过分与不过分的玩笑,最过火的一次玩笑是告西蒙娜,别忘记准备“抗伟哥”的药物,怕他因使用“伟哥”“死时,盖不上棺盖。”

事非人愿,大把的钞票并没有换来生命的加时。

很快他就预料到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拉杜做出了一个决定,与西蒙娜成婚。

感激万分的性情中人西蒙娜好几次吻得拉杜差一点上不来气。

登记仪式是在病房里进行,带着缎带的市府官员在他的病榻前像模像样地举行了登记仪式。

拉杜身上好几处插着管子,合目用余光看着站在他旁边的西蒙娜。整个过程和一般的仪式没两样,只是分外庄重和令人肃然起敬。

官员像新闻的主播首先宣布了婚姻的一些规则:比如双方婚后应怎样的相互尊重,怎样平等共存。一旦有了孩子应怎样负责,怎样最终将其推上独立的道路等等。

所有套路一个不少。拉杜有点累,渐渐合目认真

聆听。

当问及男方是否愿意娶女方为妻时,拉杜嘴角用力吐出一个“DA(是)”字。

随后在众人的托举下,拉杜吃力地在官方递上的大册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两个主拐杖的见证人互相搀扶走上前去,也庄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拉杜向西蒙娜方向挣开眼,西蒙娜嘴唇凑了过去,两人的眼泪在嘴角汇合了。

整个世界显得如此悲凉,感觉天马上就要塌下。

几个佯装幸福的人们在他的病榻上和西蒙娜染得焦黄的头发上洒下象征未来幸福的大米。

举在床上空的花束掉下不少的花瓣和叶子。

余下的人则以互碰香槟祝贺,被姐妹搀扶起身的西蒙娜拿着两份结婚泪如泉涌。

婚礼的第三天,拉杜撒手人寰。

西蒙娜一周内要办清人生的红白两件事。

葬礼和墓地都在“贝鲁”。这是布加勒斯特有名的墓地之一,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艺术家,作家云集。同时那里埋葬着89年牺牲的英烈,很多死去的革命青年瓷像上的纯情面庞往往使人潸然泪下。

不过很多中国人往往喜欢瞻仰“根恰墓地”,因为那里埋葬着大名鼎鼎的齐奥塞斯库,进去的华人不用问一律被管理人员指向那里。

葬礼的整个过程中,拉杜躺在没有盖盖的山毛榉木棺材里,始终没有任何遮盖地素面朝天。

从教堂到墓地人们簇拥在他的左右送路,故意绕了个大圈子,每经

拐角处要撒一些列伊,付清他在天堂的费用,乡下的亲人则纷纷与死者相拥合影以示缅怀。

拉杜的坟冢建得近乎别墅的体积,棺材放在挖好坑的旁边,黑牧师在他的周围匆匆做了3分钟的祷告后便扬长而去。

众人将棺材抬入穴中,盖盖,钉钉,撒土。随后在胸前反复画着十字。

离开墓地的时候悲痛欲绝的西蒙娜哭的没了人样,不过黑色的丧妻连衣裙还是露着半个胸脯。(待续)